

握着媽媽的手



小 杏

母親一生跌宕起伏，足夠寫成一部厚重的書。我們曾開玩笑，要尋一個清閒午後，好好「採訪」母親，聽她講講那些傳奇。可總是時機不合適，要麼奔波在路上，要麼假日匆匆，要麼母親臥病在床、精神不濟。過去大半年，我守在母親身邊，卻深陷治病——住院的往復之中，母親身心俱疲，聲音沙啞，我亦滿心焦灼，始終沒有一段安安靜靜的時光。等到我終於騰出心，想要聆聽母親的故事時，卻再也來不及了。

母親彌留之際，我輕輕從她耳後剪下一小撮頭髮藏起來。這縷灰白髮絲，成了母親留給我唯一帶有DNA的信物。每每觸摸這一縷髮絲，仿佛仍能感受到母親的體溫。

那些與母親相伴的細碎時光，如今想來，總是回味不盡，總覺得細節還不夠多。母親一生堅韌要強。一直獨自料理生活，從不願給子女添麻煩。重病後才僱了保姆照料，我們幫她擦身洗漱，我們覺得應當應分，母親卻總是過意不去。母親有一雙巧手，我們兒時的毛衣、棉衣，一針一線皆出自她手，一家人總是體體面面。

母親曾在香港小住，我們搭巴士、乘街渡去看山看海。巴士蜿蜒在赤柱的山路上，我緊緊挽着母親的胳膊，幫她扣好安全帶；乘船往鯉魚門東邊的海上釣墨魚，海浪漸大，甲板搖晃，我與母親相扶大笑。雖未釣得半尾墨魚，但海風吹得舒爽。我們也曾乘街渡往西貢橋咀洲，我與母親手牽手，赤腳在沙灘上漫步。然後坐在礁石，靜候落日晚霞。

當年我加班頻繁，有個雙休日為換換腦子，先去行山，回到宿舍疲憊至極，洗完澡等不及吹乾頭髮倒頭就睡，叮囑母親五點半叫醒我去加班。母親準時輕喚，我起身欲走，窗外突然大雨傾盆。母親默默遞來一把傘，只說了句「慢慢來」，滿眼滿臉全是心疼與擔憂，站在門口，一直目送我走進電梯。

母親住在老城的老屋，我一個人回家時，喜歡在家陪母親住。昔日出差頻繁，夜裏驚醒，茫然不知身在何處。一次歸家，睡在母親的床上，又做此夢，大喊「媽，我在哪兒？」醒來後母親笑說：「不知道自己在哪裏，還知道叫媽！」

我在朋友圈寫想念老屋。母親給我留言：因為老屋有你親人在，所以特別留戀。

我回覆：是啊，媽媽，老家就是因為你在才特別好啊！媽媽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故鄉的山水。

「願新春以後，吉吉利利」

周立民

過了臘八就是年，二〇二五年，步履匆匆，二〇二六，才覺元旦過，春節又將至。每逢辭舊迎新的佳節，我們都收穫一籬筐的電子祝福。便捷嘛，真是沒得說，瞬間就接受了來自五湖四海乃至大洋彼岸的「鮮花」，但是，因為缺乏了某種物質的承載性，我又有一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感覺，耗去了時間，收割的似乎是一片預製的情感稻草。我又很不爭氣地懷念起手工寫賀卡的時光，歡歡喜喜地買來賀卡，飽蘸深情地寫好，封上，貼上郵票，去郵局寄出，想像着對方收到的笑容……從前慢，從前的情感卻沉甸甸。

我想到了作家、學者、翻譯家兼「玩家」施蛰存先生，老人家八十歲了，還有雅興自製賀卡，內容是南宋趙長卿的《探春令》：

笙歌間錯華筵啟。喜新春新歲。菜傳纖手，青絲輕細。和氣入、東風裏。嬌兒勝兒都姑婦。戴得更忙戲。願新春以後，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

這首《探春令》像《宋詞三百首》這類普及讀物不曾收錄，施先生很得意，說起來如今廣為人知，他還有光大之功。「這首《探春令》詞，向來無人講起。二十年代，我用這首詞的最後三句，做了個賀年片，寄給朋友，才引起幾位愛好詩詞的朋友注意。趙景深還寫了一篇文壇軼事，為我做了記錄。」（《「願新春以後，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施蛰存全集》第三卷）徐震堦曾說：「施蛰存完全是一個飄飄盪盪的大少爺。」錢谷融釋為：「大少爺是除了自己的興趣與愛好以外，什麼

都漫不經心的。……他是憑着趣味生活的。」（錢谷融：《我的祝賀》，陳子善編《夏日最後一朵玫瑰》）一百年前，施先生自製賀卡，那也是「趣味」的先鋒。

要說玩，不是蠻玩，還得會玩。施先生那一代人讓人佩服的是不經意間玩出了風雅。半個世紀後，他用此詞再製，也是別有深意：「一九八五年，景深逝世，使我想起青年時的往事，為了紀念景深，我把這首詞的全文印了一個賀年片，在一九八六年元旦和丙寅年新春，寄給一些文藝朋友，使這首詞又在詩詞愛好者中間傳誦起來。」（《「願新春以後，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施蛰存全集》第三卷）這已是整整四十年前的事了。人老了，更重年輕時代的友情，施先生也曾扳着指頭數同齡人僅有冰心、夏衍、巴金等為數不多的幾位，其中不乏有落葉飄零的嘆息，也有彼此牽掛的鄭重。時光流逝，品味這些話讓人五味雜陳。

查舊書信可知，施先生晚年製作的賀年片是委託香港友人高倬雲印製的。他玩得不亦樂乎，賀年片之外，一九九一年還以陳小翠的畫印過信柬，一九九三年春天，施先生致信趙清閣：「能否為我畫一小幅，像那張扇面一樣，我為你印一百二十張卡片，作為壽辰紀念，兼作今年的賀年片，行嗎？」並叮囑：「如賜一畫，不必書上款，有現成的也可以。」（施蛰存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致趙清閣信，收《施蛰存全集》第五卷）趙清閣選了一九六六年舊作《泛雪訪梅圖》，有人說，這是為老舍

去世而畫，不知真有其事，還是附會。有人描述，這張賀年卡正面是《泛雪訪梅圖》，如題：積雪，梅花，小舟，船翁，還有訪梅的女子。背面左下角印有「趙清閣泛雪訪梅圖」，「北山樓製，賀畫史八十壽（一九九三）」的字樣，右下角印有「北山——施舍」和地址、郵編。（楊迎平：《我所認識的施蛰存先生》，《夏日最後一朵玫瑰》）《滄海往事：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書信集錦》中對舊信趙清閣有註「施老為我舊作《泛雪訪梅圖》在香港印製畫片，印製精緻可以亂真。」她對這個「畫片」很滿意。

施先生的玩「片」史中還有一樁憾事：「我有一張沈從文寫的姜白石詞，只有三十二開書本那麼大，是用一塊仿古細絹寫的，是一九三九年在昆明時他為我寫的。這回我託小思帶給她（高倬雲——引註），請她代我印一百張明信片，作今年賀年片，也用以紀念老友，誰知她過於重視，竟遺失了。昨天她有信來，萬分道歉，我已覆信，並不介意。」（施蛰存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古劍信，《施蛰存海外書簡》）丟就丟了，瀟灑之人，「並不介意」。他印出來的足以自得其樂，一九八五年底、一九八六年初，他給很多友人寄去了以《探春令》所製之賀年片。一九

八六年底，他還不無得意地說：「用《探春令》作賀年柬，我是始作俑者，今寄一紙，用舊柬賀新年，勿怪！」（沈建中編撰：《施蛰存先生編年事錄》）施先生喜歡這詞裏有世俗生活，也有樸素願望：「家庭中的一片和氣景象，反映出新年新春的東風裏所帶來的天地間的融和氣候」，吉吉利利，百事如意，也是新年裏「極好的新年祝詞」。

二〇二五年，正逢施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巴金故居、巴金圖書館舉辦了三場文壇茶話會，辦了小展覽，還製作了《北山樓藏書券》的文創，我特地在這份文創的最後印上了「願新春以後，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的祝福。是祝福，也是期望，期望二〇二六年大家不要「內捲」，而是讓我們的生活風雅、有情致。我認為，大多時候，這並不是「形勢不由人」，而取決於我們的自我選擇。

年味依然很濃

動……

我小時候鄉親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家家戶戶不算寬裕。可一進臘月，大人就開始裏外張羅辦年貨，孩子們更是掰着手指盼過年，心情激動，笑臉相伴，那是辛苦一年檔次最高、儀式感最強的時刻，既是物質的集中犒賞，更是精神的溫情盛宴。物質短缺的年代，人們過年，嚮往的是白麵饅頭、豬肉水餃和肥肉片兒，老人蹲成冬日的暖陽，等待子孫繞膝的親昵與熱鬧；中年人忙成旋轉的陀螺，算計着一家老小的吃穿，張羅一桌像樣的年夜飯；孩子們盼新衣裳和壓歲錢，還有燃放鞭炮、貼大紅春聯……

歲歲年年，依舊過年。我在外工作四十多年，每年都是回沂蒙山區那個小山村，到父母的翅膀底下，享受過年的快樂，尤其結婚後拖家帶口也趕回去過年，省得父母牽腸掛肚。父母過世之後，我和妻子開始張羅等待孩子回家過年。

除夕這天，我和妻子守在家裏，等兒子一家回來過年。孫女的呼喊聲剛落下，她就穿着過年的盛裝跑進了屋裏。孫女還沒顧得坐下，就掏出個物件。「爺爺、奶奶你們愛喝茶，我在大集上給你們買了個茶寵，作為新年禮物！」我趕忙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個麻雀大的紫砂小擺件，外表是茶湯色的釉子，扭頭的臥姿透出憨態的靈氣。

「我們也沒想到，她還有這心思。」兒子插話說。

兒媳婦接着說：「還得花自己的壓歲錢。」

我妻子立刻表揚：「布穀鳥好，布穀鳥象徵豐收和希望。孫女送的，我們更喜歡。」

茶寵的餘溫還在手心，孫女又小心翼翼地展開一副大紅對聯，淡淡的墨香撲鼻而來。聯文「門對青山千里秀，家居福地四時春」，橫批「喜氣盈門」。

孫女說：「這是我請書法老師教我

寫的，咱貼着過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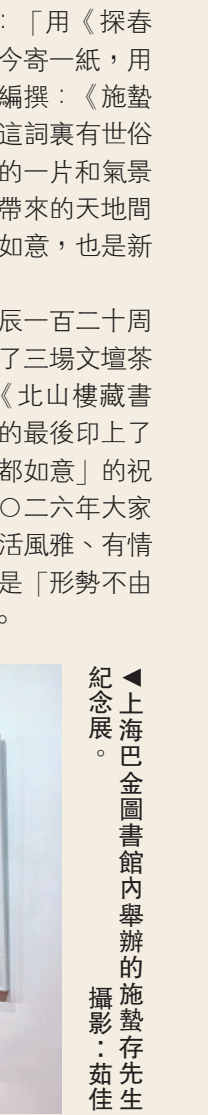
我仔細一瞅，是用大紅的印花對聯紙寫的，那筆畫明顯帶着孩童的稚氣，可一撇一捺卻寫得認真，若初春剛吐嘴的嫩芽，真不像二年級學生寫的。我彷彿看見她掂着腳，在書法老師指導下，屏息凝神寫對聯的可愛模樣。這份心意，超過任何裝裱精美的對聯，可愛，鮮活，暖心暖肺。

「這對聯太珍貴了！」我們端詳來端詳去，捨不得將它暴露於門外的風霜，說話間用透明的膠帶直接貼在餐廳的門旁，雅緻成相對的風景，墨跡在光線下泛出青玉般的光澤。三代人還擠挨在對聯前，用手機拍了張合影留念。在泡茶品茶間，我感覺滿屋都是清香的高雅氣，這年味不僅香口，更甜心。

窗外，不知誰家孩子着急，「砰」地一聲，一束絢麗的煙花呼嘯着劃破夜空，映得餐廳的紅對聯忽明忽暗，墨跡彷彿在光影中流動起來。我們一家三代人依次落座在象徵團圓的圓形飯桌前，桌上熱氣裊裊，香氣撲鼻。孫女勤快地給每人倒了一杯迎新年的高度酒，「為新年乾杯！」「噹——」，帶着不同年代溫度的酒杯，清脆地碰在一起，家庭最隆重的年夜飯開席了。

我輕酌一口，滿口酒香，一股暖流頓時貫通全身。這一刻，我突然意識到親人團聚的主題不變，年味從未消散，依然很濃。只是從老一輩兒時心想夢想的菜香、肉香和飯香，變成了菜香、茶香和墨香，由舌尖上的盼頭變成心中豐美甘甜的享受；從鑼鼓、鞭炮的喧囂與熱鬧，沉澱成親情的呢喃和生活的踏實與悠然。

這年味，如此暖心，如此醇厚，如此綿長。它不是每年如期而至的過客，而是從未挪窩的生命老根，與我們通血脈、連骨肉。吃過年夜飯，就告別親情的眷戀和團圓的溫暖，相互奔赴未曾見面卻又無邊無際的春天……



▲上海巴金圖書館內舉辦的施蛰存先生紀念展。攝影：茹佳



藝苑草

乙巳新春的風，漫過老朴樹下的學堂少年的管樂隊，在大廳裏 輕輕奏響金色的音符，在春風裏飛揚

樂聲繞遍百年朴樹
在小溪裏悠悠流淌
又淌進柳青河的碧波
揉碎一汪春浪
更沿河東去，飄向沂蒙湖的浴沂台旁——與孔聖曾皙舞浴的聖跡，迎面相向
樂聲緩緩縈繞浴沂台旁

少年樂手——致朴園小學管樂隊布谷鳥

恍然間，相隔千年
夫子與冠者六七人、童子四五人，踏歌而來，
與少年樂手們 相對莞爾，讚曰：吾與點也。

河畔紅梅聞聲，綻出滿心歡喜
岸柳梳少年青絲，在春風裏輕颺
少年立在風前，指尖把沂蒙春之聲奏響
樂聲輕和春鳥啼唱
每一個音符，都漾出溫煦的光

金色童年，恰似枝頭紅蕾
迎殘雪消融，在春天的旋律中綻放

這旋律，是童年的歌謠
繞遍流光的時光
這旋律，是春天的讚歌
唱醒蒙山沂水的遍野芬芳

這旋律，是金色的夢想
閃閃點亮少年的心房
這旋律，是溫馨的記憶
把童年悄悄珍藏在金色的樂曲中央

少年樂手，踩着音符向前
管樂的悠揚一路相伴
追着風，追着光
奔向充滿希望的遠方